



13
403
51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一十四
兵部四十五
突圍
追奔
乘勢



八幡
田中

新金圖書

此係八幡田中
月八日
山田一
所購以贈

朝書圖

漢書曰趙充國武帝時以假司馬從貳師將軍擊匈奴大
為虜所圍漢軍乏食數日充國乃與壯士百餘人潰圍陷
陣貳師引軍隨之遂得解身被二十餘瘡
又曰灌夫父張孟嘗為潁陰侯灌嬰舍人蒙灌氏姓為灌
孟師古曰孟年老潁陰侯強請之鬱鬱不得意故戰常陷
堅遂死吳軍中軍法父子俱有死事得與喪歸夫奮曰願
得吳王下將軍頭以報父仇於是夫被甲持戟募軍中壯
士所善願從數十人及出壁門莫敢前獨兩人及從奴十
餘騎馳入吳軍至麾下師古曰大將所殺傷數十人不

得前後還走漢壁亡其奴獨與兩騎歸

又曰表尚征表譚於平原使其將審配守鄴曹公攻鄴城
尚聞鄴急奔平原而還求入城以計事者主簿李孚請行
尚曰當何所辨李曰今鄴圍甚急多人則不可孚乃自選
溫信者三人不示其謀各給駿馬令釋戎器著平上冠持
問事杖投暮直拒鄴下自稱曹公都督巡歷圍壘所過呵
責失候者輒捶之自東歷西徑出曹公營當城門復怒守
闔者收縛之因開圍馳入城下配以繩引之孚得入城中
鼓噪皆呼萬歲守圍者以狀聞公笑曰此非徒入方且復
出孚計事訖欲還而外圍益急謂配曰城中穀少無用老
弱爲不如驅出之省穀配乃夜簡得一千人皆令秉白幡
持脂燭從三門而出請降孚所將來騎隨降人而出時守
圍吏聞城中悉降火光照曜但共觀火不復視圍孚出北

門突圍而歸尚明日曹公聞孚以得去曰果如吾言

又曰公孫瓚除遼東屬國長史常從數十騎出行塞下卒
逢鮮卑數百騎瓚乃退入空亭約其從者曰今不奔之則
死盡矣乃自持兩刃矛馳出衝賊殺傷數十人瓚左右亦
亡其半遂得免

又曰賈復從征伐未嘗喪敗數與諸將潰圍解急身被十
二瘡帝以復敢深入希令遠征而壯其勇節常自從之
魏志曰張遼爲雜號將軍守合肥爲孫權所圍獨出麾下
從者千餘人潰圍救之已出復入復出權衆破走由是威
震江東

又曰曹仁字子孝太祖從弟也行征南將軍留屯江陵拒
吳將周瑜未渡前鋒數千人始至仁募得三百人遣部
曲將軍牛金逆與挑戰遂爲所圍長史陳矯在城上望見

金等垂沒左右皆失色仁氣奮怒遂被甲上馬將其麾下壯士數十騎出城徑前衝入陣金等乃解餘衆未盡出仁復直還突之拔出金兵賊衆乃退矯等初見仁出皆懼及見仁還乃歎曰將軍真天人也三軍服其勇太祖益壯之晉書曰李矩將張友與劉粲戰於盟津矩進救之使壯士三千汎舟迎友賊臨河列陣作長鉤以鉤船連戰數日不得渡夜遣部將格增濟入友壘與友選精騎千餘而殺所獲牛馬焚燒器械夜突圍而出奔武牢

宋書曰劉康祖世居京口便弓馬膂力絕人浮蕩蒲酒爲事每犯法爲郡縣所錄輒越屋踰墻莫能擒之夜人人家爲有司所圍突圍去並莫能追因夜還京半夕便至明日守門詣府州要職俄而建康移書錄之府州執事者並證康祖其夕在京遂得無恙

孫子曰歸師勿遏

若窮寇還依險而行人人懷歸敢能死戰徐觀其變勿遽截也

後漢書曰曹公圍張繡於穰劉表遣兵救繡以絕軍後公將引還繡兵來追公軍不得進連營稍前到安衆繡與表合守險公軍前後受敵公乃夜鑿險爲地道悉過輜重設奇兵會明賊謂公爲遁也悉軍來追縱奇兵步騎夾攻大破之公謂荀彧曰虜過吾歸師而與吾爭死地吾是以知勝矣

又曰曹公征張繡於穰一朝引軍退繡自追之賈詡謂繡曰不可追必敗繡不從大敗而還詡謂繡曰更追之必勝繡曰不用公言以至於此今已敗奈何復追詡曰兵勢有變亟往必利亟記繡信之遂收散卒赴追戰果勝以問詡曰繡以精兵追退軍而公曰必敗乃以敗卒擊勝兵而公

曰必勝悉如公言何其皆驗胡曰此易知耳將軍雖善用兵非曹公敵也軍新退曹公必自斷後追兵雖精將旣不敵彼士亦銳故知必敗曹公攻將軍無失策力未盡而退必國內有故故已破將軍必輕軍速進留諸將斷後諸將雖勇亦非將軍敵故雖用敗兵而戰必勝也繡大服

又曰睢陽復反城迎劉永蓋延復率諸將圍之百餘日收其野穀永乏食突走延追擊盡得輜重永爲其將所殺永弟防舉城降

又曰璽書拜馬援爲伏波將軍以扶樂侯劉隆爲副

扶樂縣名

屬九真郡督樓船將軍段志等南擊交阯軍至合浦而志病卒

詔援并將其兵遂緣海而進隨山刊道千餘里

刊除十八

年春軍至浪泊上與賊戰破之斬首數千級降者萬餘人援追徵側等至禁溪數敗之賊遂散走明年正月徵側徵

貳傳首洛陽

又曰陳俊與五校戰於安次俊下馬手接短兵所向必破追奔二十餘里斬其渠帥而還光武望而歎曰戰將盡如是豈有憂哉

又曰鮮卑萬餘騎寇遼東祭彤率數千人迎擊之自披甲陷陣虜大奔投水死過半遂窮追出塞虜急皆棄兵裸身散走斬首三千餘級獲馬數千疋

又曰鄧禹進圍安邑更始遣將王匡成丹劉均等合軍十餘萬復共擊禹禹軍不利樊崇戰死會日暮戰罷軍帥韓歆及諸將見兵勢已摧皆勸禹夜去禹不聽明日癸亥匡等以甲窮日不出禹因得更理兵勒衆明且匡悉軍出攻禹禹令軍中無妄動旣至營下因傳發諸將鼓而並進大破之匡等皆奔軍亡走禹率輕騎急追獲劉均及河東太

守楊寶持節中郎將弭疆皆斬之收得節六印綬五百兵器不可勝數遂定河東

又曰寶固與耿忠引兵出酒泉塞至天山即祁連山也今在西州交河縣

東北今名祁擊呼衍王斬首千餘級呼衍王走追至蒲類

海蒲類海今名蒲悉海在留吏士屯伊吾盧城伊吾今伊

又曰馬防拜車騎將軍擊羌軍到翼而羌豪布橋等圍南

部都尉於臨洮防欲救之臨洮道險車騎不得方駕防乃

別使兩司馬將數百騎分爲前後軍去臨洮十餘里爲大

營多樹幡幟揚言大兵且當進羌候見之馳還言漢兵盛

不可當明且遂鼓噪而前羌虜驚走因追擊破之斬首虜

四千餘人遂解臨洮圍

晉書曰王遜爲寧州刺史越雋李驤寇寧州遜使將軍姚

崇爨琛拒之戰于堂狼大破驤等崇追至瀘水透水死者

千餘人崇以道遠不敢渡水遜以崇不窮追也怒囚群帥執崇鞭之怒甚髮上衝冠冠爲之裂夜中遂卒

又載記曰慕容寶與魏戰謀還中山乃引歸魏軍追擊之

寶奔大軍率騎二萬奔還時大風雪凍死者相枕於道寶

恐爲魏軍所及命去袍伏戎器寸刀無返

崔鴻十六國春秋曰前秦苻堅自征晉於壽春敗還長安

慕容泓起兵于華澤堅將苻叡寶衝姚萇討之叡以苻叡

勇果輕敵不恤士衆泓聞其至也懼率衆將奔關東叡馳

兵邀之姚萇諫曰鮮卑有思歸之心宜驅令出關不可遏

也叡弗從戰于華澤叡敗績被殺

又曰夏赫連勃勃伐南涼禿髮傉檀大敗之驅掠二萬七

千口牛馬羊數千萬而還僭檀率衆追之其將焦朗曰勃

勃天姿雄鷲御軍齊肅不可輕也今因抄掠之資率思歸

之士人自爲戰難與爭鋒不如從溫圍北渡趣萬解堆阻水結營制其咽喉百戰百勝之術也傳檀不從勃勃聞而大喜乃於揚武下峽鑿凌埋車以塞路勃勃乃勒衆逆擊大敗之殺傷萬計

又曰後涼呂弘攻段業於張掖不勝將東走業議欲擊之其將沮渠蒙遜諫曰歸師勿過窮寇弗追此兵家之戒也不如縱之以爲後圖業曰一日縱敵悔將無及遂率衆追之爲弘所敗業歎曰不能用子房之言以至於此後周書曰晉公護東伐高齊遣將尉遲迥圍洛陽爲敵所敗周將達奚武與齊王憲於邙山禦之至夜收軍憲欲待明更戰武欲還固爭未決武曰洛陽軍散人情駭動若不因夜速還明日欲歸不得武在軍旅久矣備見形勢大王少年未經軍事豈可將數營士衆一旦弃之乎憲從之遂

全軍而返

隋書曰張金稱旣敗將數百人遁逃後歸漳南招集餘黨楊善會追捕斬之傳首行在所帝賜以尚方甲稍弓劍進拜清河通守

唐書曰武德初劉武周入寇僕射裴寂拒戰于度索原寂軍敗周進逼河東太宗出兵拒之江夏王道宗年十七從征太宗登玉壁城望賊謂道宗曰賊恃其衆來邀我戰汝謂如何對曰賊乘勝而來其鋒不可當易以計屈難與力競但深溝高壘以挫其鋒烏合之徒安得持久糧餉旣竭自當離潰可不戰而擒也太宗曰汝意暗與我合武周食盡夜遁追及會州一戰滅之

又曰段德操領延州道行軍摠管鎮北境梁師都與突厥之衆數千騎來寇延安營於野豬嶺德操以衆寡不敵按

甲以挫其銳後伺賊稍怠遣副摠管梁禮率眾擊之德操以輕騎出其不意賊與禮酣戰久之德操多張旗幟掩至其後賊大潰逐北二百餘里尅其魏州虜男女二千餘口經數月師都又以步騎五千來寇德操擊之俘斬略盡師都與百餘騎而遁以功拜上柱國封平原郡公邑一千戶賜以貂裘金帶布帛千疋

衛公兵法曰諸戰鋒等隊打賊敗其駐隊別量抽驍健二十人逐北其輜重隊遙叫作聲援不得輒動跳盪隊奇兵隊趨賊退不得過百步如審知賊徒敗散仍須取機追逐

乘勢

左傳曰晉侯圍曹門焉多死攻曹門曹人尸諸城上人於城也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誦稱舍於墓輿衆也舍墓為將發冢也師遷焉

曹人兇懼遷至曹人墓也兇兇為其所得者棺而出因其兇也而攻之遂入曹也

史記曰漢王遣將韓信破陳餘後信購致廣武君李左車師事之韓信曰僕欲北伐燕東攻齊何若而有功對曰今將軍涉西河虜魏王擒夏說闕與一舉而下井陘不終朝破趙二十萬眾誅成安君名聞海內威振天下此將軍之所長也然而眾勞卒罷其實難用今將軍欲舉倦弊之兵頓之燕堅城之下欲戰恐力不能拔情見勢屈曠日糧竭而弱燕不服齊必距境以自強也燕齊相持而不下劉項之權未有所分也若此者將軍所短也故善用兵者不以短擊長而以長擊短為將軍討莫如案甲休兵鎮趙撫其孤弱百里之內牛酒日至以饗士大夫驛兵魏都賦曰肴酒也北首燕路而後遣辨士奉咫尺之書暴其所長於燕

燕必不敢不聽從燕已從使誼言者東告齊齊必從風而服雖有智者亦不知為齊計矣如是則天下事可圖也兵固有先聲而後實者此之謂也韓信並從之燕齊從風而靡

後漢書曰王莽兵攻昆陽光武自將步騎千餘前去大軍四五里而陣尋邑亦遣人數千合戰光武奔之斬首十級秦法斬首一賜爵一級故因謂斬首為級諸部喜曰劉將軍平生見小敵怯今見大敵勇甚可怪也且復居前請助將軍光武復進尋邑兵却諸部共乘之斬首數百千級連勝遂前時伯升拔宛已三日而光武尚未知乃偽使持書報城中云宛下兵到而陽墮其書尋邑得之不喜喜音許記切諸將既經累捷膽氣益壯無不一當百光武乃與敢死者三千人從城西水上衝其中堅敢死謂果敢而死者凡軍事中軍最尊居中以堅銳尋邑陳亂

乘銳崩之遂殺尋邑城中亦鼓噪而出中外合勢震動天地莽兵大敗走者相騰踐奔殪百餘里間殪仆也會大雷風屋瓦皆飛雨下如注澧川盛溢水經曰澧水出南陽魯陽縣西堯山東南經昆陽城北東入汝澧音直理切虎豹皆股戰士卒爭赴溺死者以萬數水為不流數過於萬故以萬為數王邑嚴尤陳茂輕騎乘死人渡逃去盡獲其輜重車甲珍寶不可勝筭又曰曹公征張魯定漢中劉曄進說曰明公以步卒五千將誅董卓北破表紹南征劉表九州百郡十并其八威震天下勢懾內外今舉漢中蜀人觀風破膽失守推此而前蜀可傳檄而定也劉備人傑也有智度而遲新得蜀人猶未附今破漢中蜀人震恐其勢自傾以公之神明因其傾而壓之無不尅也若小緩之諸葛亮明於理而為相關羽張飛勇冠三軍而為將蜀人既定據險守要則不可犯也

今不取必為後憂曹公不從居數月蜀降者說蜀中一日數十驚備斬之而不能禁也曹公悔之又問曄曄曰今已小定未可擊也

晉書曰何無忌南追桓玄與振武將軍劉道規俱受劉毅節度玄留其龍驤將軍何澹之前將軍郭銓江州刺史郭昶之守益口無忌等次桑落洲澹之等率軍來戰澹之常所乘舫旌旗甚盛無忌曰賊帥必不居此欲詐我耳宜亟攻之眾咸曰澹之不在其中徒得無益無忌謂道規曰今眾寡不敵戰不全勝澹之雖不居此舫取則易獲因縱兵騰之可一鼓而敗之也道規從之遂獲賊舫因傳呼曰已得何澹之矣賊中驚擾無忌之眾亦謂為然道規乘勝逕進無忌又鼓噪赴之澹之遂潰

又曰鎮南將軍都督荊州杜元凱襲吳樂鄉

在今江陵郡松滋縣東六

里虜都督孫歆沅湘以南至于交廣觀風送款特眾會議或曰百年之寇未可盡剋今將暑熱水潦方降疾疫將起宜俟來冬大舉元凱曰昔燕樂毅籍濟西一戰以并強齊今王師兵威已震譬如破竹數節之後皆迎刃而解也遂指授群帥直指秣陵所過城邑莫不束手遂平吳國先議者慙而謝焉

又曰朱齡石代蜀賊譙縱縱將譙道福重兵守涪齡石師次彭模去成都二百里縱遣將侯暉譙悅屯彭模夾岸連城立柵齡石謂裨將劉鍾曰天方暑熱賊今固險攻之難拔祇困我師吾欲蓄銳息兵伺隙而進卿以為何如鍾曰不然前揚聲言大眾由涪水故譙道福不敢捨涪今重軍逼之出其不意侯暉之徒已破膽矣只可因其兇懼而攻之勢當必剋剋彭模之後自可鼓行而前成都必不能守

若緩兵相持虛實相見涪軍復來難爲敵也進不能戰退無所資二萬餘人悉爲蜀子虜耳從之翌日進攻皆尅斬侯暉等縱之城守相次瓦解又曰盧循率衆數萬方艦而下劉裕率兵拒之出輕利關艦躬提幡鼓命衆軍齊力擊之曰上步騎於西岸右軍參軍庾樂生乘艦不進斬而徇之於是衆軍並騰踊爭先軍中多萬鈞神弩所至莫不摧陷裕自於中流蹙之因風水勢賊艦悉泊西岸岸上軍先備火具乃投火焚之烟燄躡天賊衆大敗追奔至夜乃歸循等還尋陽初分遣步兵莫不疑怪及燒賊艦衆乃悅服又曰周訪討賊杜曾曾大潰殺千餘人訪夜追之諸將請待明訪曰曾驍勇能戰向之敗也彼勞我逸是以尅之宜及其衰乘之可滅鼓行而進遂定漢沔

崔鴻十六國春秋曰蜀李特攻晉將張徽敗徽軍特議欲釋徽還涪音浮諸將進曰徽軍連戰士卒傷減智勇俱竭宜因其弊遂擒之若舍而寬之徽養病收亡餘衆更合圖之未易也特從之復進攻徽潰圍走特遣將水陸追之遂害徽生擒徽子存以徽喪還之也唐書曰太宗進逼西河宋金剛果遁走太宗追之身先士卒奮擊大破之乘勝逐北一日一夜行二百餘里轉戰數十合士卒疲弊至高壁嶺摠管劉弘基執馬而諫曰大王功效於此足矣亦宜思自安之計方今草創敵可盡乎且餼糧已竭士卒疲頓更欲何之願且停營待兵糧咸集而後決戰太宗曰功者難成易敗機者難得易失金剛走到汾州衆心已沮我及其未定當乘勢擊之此破竹之義也如更遲留必爲賊計此失機之道吾國家之事當竭忠盡

力豈顧身之安危乎遂策馬去諸軍乃進莫敢以飢乏爲辭夜宿於雀鼠谷之西原太宗不食二日不解甲三日矣軍中苦飢此夕惟有一羊太宗撫將士與之同食三軍感悅皆飽而思奮激明日趨汾州金剛列陣南北七里以抗官軍太宗遣摠管李勣程麟金秦叔寶當其北翟長孫秦武通當其南親御中軍以臨之諸軍戰小卻爲賊所乘太宗率精騎三千直趣金剛賊衆大潰斬首三千餘級追奔數十里至張南堡有浩州行軍摠管樊伯通張德政先據此堡望見太宗輕騎而來初未識之太宗免胄曰我也堡人譴譟旣而涕泣曰不圖今日生謁大王死無所恨左右以太宗不食告之乃奉濁酒脫粟飯太宗曰今日飢渴並解雖公孫豆粥何以加之

又曰武德初太宗征薛仁果大破之乘勝遂逼折墘城竇

抗等苦諫曰賊主猶據堅城雖破其將宗羅侯未可卽逼請按兵以候其變太宗曰筭之久矣破竹之勢不可失也賊大軍已敗餘衆何足爲虞兇魁之計盡於此矣遂率衆而進至夜半軍臨賊城守陴者皆亂爭自投而下仁果窮蹙開門請降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一十四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一十五
 兵部四十六
 水戰
 掩襲上
 國語吳語曰越王軍于江南明日將舟戰於江
 晉書慕容超載記曰水戰國之所短吳之所長
 又曰陳敏作亂陶侃時鎮江夏以朱伺能水戰曉作舟艦
 乃遣作大艦署為右甄據江口摧破敏前鋒
 又何無忌傳曰盧循遣別將徐道覆順流而下舟艦皆重
 樓無忌將率眾拒之長史鄧潛之諫曰今以神武之師抗
 彼逆眾迴山壓卵未足為懼然國家之計在此一舉聞其
 舟艦大盛勢居上流蜂蠆之毒邾魯成鑿宜決破南塘守
 二城以待之其必不敢捨我遠下蓄力俟其疲老然後擊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一十五
兵部四十六

水戰
 掩襲上
 國語吳語曰越王軍于江南明日將舟戰於江
 晉書慕容超載記曰水戰國之所短吳之所長
 又曰陳敏作亂陶侃時鎮江夏以朱伺能水戰曉作舟艦
 乃遣作大艦署為右甄據江口摧破敏前鋒
 又何無忌傳曰盧循遣別將徐道覆順流而下舟艦皆重
 樓無忌將率眾拒之長史鄧潛之諫曰今以神武之師抗
 彼逆眾迴山壓卵未足為懼然國家之計在此一舉聞其
 舟艦大盛勢居上流蜂蠆之毒邾魯成鑿宜決破南塘守
 二城以待之其必不敢捨我遠下蓄力俟其疲老然後擊

之若棄萬全之長策而決成敗於一戰如其失利悔無及矣無忌不從遂以舟師拒之既及賊令強弩數百登西岸小山以邀射之而薄于山側俄而西風大起無忌所乘小艦被飄于東岸賊乘風以大艦逼之衆遂奔敗無忌尚厲聲曰取我蘇武節來節至乃躬執以督戰賊衆雲集登艦數十人無忌辭色無撓遂握節死之

梁書曰王琳帥兵東下陳遣太尉侯瑱司空侯安都等拒之瑱等以琳軍方盛引軍入蕪湖避之時西南風至急琳謂得天道將直取揚州侯瑱等徐出蕪湖躡其後比及兵交西南風翻爲瑱用琳兵放火燧以擲瑱船者皆反燒其船琳艦潰亂兵士透水死十二三其餘皆棄船上岸爲陳軍所殺殆盡

隋書曰楊素伐陳率水軍東下舟艦被江旌甲曜日素坐

平乘大船容貌雄偉陳人望之懼曰清河公即江神也陳南康內史呂仲肅屯岐亭正據江峽於北岸鑿巖綴鐵鎖三條橫絕上流以遏戰船素與仁恩登陸俱發先攻其柵仲肅軍夜潰素徐去其鎖

又李安傳曰伐陳之役蜀兵順流東下時陳人屯白沙安謂諸將曰水戰非北人所長今陳人依險泊船以夜襲屯賊可破也

越絕書曰伍子胥水戰法大翼一艘廣丈六尺長十二丈容戰士二十六人櫂五十人舳艫三人操長鈎矛斧者四人吏僕舫長各一人凡九十一人當用長鈎矛長斧各四弩各三十二矢三千三百甲兜鍪各三十二

莊子曰宋人有善爲不龜手之藥者世世以泝泝統爲事客聞之請買其方百金聚族而謀曰我世世爲泝泝統不

過數金一朝而鬻伎百金請與之客得之以說吳王越有
 難吳王使之將冬與越人水戰大敗越人裂地而封能不
 龜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於泝澣統則所用之異也
 阮元瑜為曹公與孫權書曰若恃水戰臨江塞要欲令王
 師終不得渡亦未必也
 孫子荆為石仲恭與孫皓書曰自頃國家整治器械修造
 舟楫簡習水戰

掩襲上

白虎通曰襲者何謂行不假塗掩人不備也人銜枚馬纏
 勒晝伏夜行為襲也
 左傳曰凡師有鐘鼓曰伐無曰侵輕曰襲
 又曰初周人與范氏田公孫厯稅焉趙氏得而獻之吏請
 殺之趙孟曰為其主也何罪止而與之田及鐵之戰以徒

五百人宵攻鄭師取蠶旗於子姚之幕下
 又曰齊侯還自晉不入遂襲莒門于且于莒子傷股而退
 明日將復戰期于壽舒
 又曰秦伯使大夫杞子戍鄭使告于秦曰鄭人使我掌其
 北門之管管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蹇叔
 曰勞師以襲遠非所聞也蹇叔秦大夫師勞力竭遠主備之無
 乃不可乎且師行千里其誰不知公辭焉辭不受召孟明
 西乞白乙使出師于東門之外蹇叔哭之曰孟子吾見師
 之出而不見其入也晉人禦師必於穀穀有二陵焉大阜曰陵
 其南陵夏后臯之墓臯夏桀之祖也其北陵文之王所避風雨此
 在二穀之間南谷中谷深委曲兩山相嶽故以可避風雨
 古道由此魏武帝西討巴漢惡其險而更開北山高道也
 必死是閒余收爾骨焉秦師遂東晉原軫曰秦違蹇叔而
 以貪勤人天奉我奉與也奉不可失敵不可縱縱敵患生違

天不祥必伐秦師樂枝曰未報秦施而伐其師其為死君乎先軫曰秦不哀吾喪而伐吾同姓秦則無禮何施之有吾聞之一日縱敵數代之患謀及子孫可謂死君乎言可謂死君乎不謂死君乎遂發命遽興姜戎子墨衰經晉文未葬故襄公稱子子以凶服從戎故墨之也遂敗秦師于殽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家語曰吳晉遂遇於黃池越王襲吳之國吳王歸與越戰滅焉

戰國策曰蘇秦謂楚威王曰王與師襲秦此所謂兩虎相搏也

後漢書曰漁陽太守彭寵反自將二萬餘人攻幽州刺史朱浮於薊光武使將軍鄧隆救薊隆軍潞南浮軍雍奴遣吏奏狀帝讀檄怒謂使曰營相去百里其勢豈得相及比若若汝也還北軍必敗矣寵果盛軍臨河以拒隆又別發輕

騎三千襲其後大破隆軍朱浮遠遂不能救引而去又曰蘇茂周建與馬武合戰良久王霸軍中壯士路潤等數十人斷髮請戰霸知士心銳乃開營後出精騎襲其背茂建前後受敵驚亂走散

又曰鄧訓發湟中六千人令長史任尚將之縫革為船置於葦上以渡河葦木筏也音步佳反掩擊迷唐廬落大豪多所斬獲

又曰馬援討諸羌羌引精兵聚北山上援陳軍向山而分遣數百騎繞襲其後乘夜放火擊鼓叫譟虜遂大潰凡斬首千餘級援以兵少不得窮追收其穀糧畜產而還

又曹瞞傳曰公聞許攸來跪出迎攸勸公襲紹將公大喜乃選精銳步騎皆執表軍旗幟銜枚縛馬口夜從閑道出人把東薪所歷道問者語之曰表公恐曹操鈔掠後軍還兵以益備問者信以為然既至圍屯大放火營中驚亂大

破之盡燔其糧穀寶貨斬督將睢元晉等割得將軍淳于仲簡鼻殺士卒千餘人皆取鼻牛馬割脣舌以示紹軍將士皆惶懼

又曰曹公征張魯至陽平張魯使弟衛據陽平關橫山築城十餘里攻之不拔乃引軍還賊見大軍退其守備懈公乃密遣騎將等乘險夜襲大破之

又曰廬江太守劉勳理明城今同安郡恃兵強士勇橫於江淮

之間無出其右者孫策惡之時已有江左自領會稽太守使人卑辭厚幣而說之曰海昏上繚宗人數欺下國患之

有年矣擊之路由不便幸因將軍之神武而臨之且上繚國富廩實吳娃越姬充於後庭明珠大貝被於帑藏帑他助切

取之可以資軍雖蜀郡成都金碧之府未能過也策願舉弊邑士卒以爲外援勳然之劉曄諫曰上繚雖小而城堅

池深守之則易攻之則難不可旬月而拔也且兵疲於外而國虛於內孫策多謀而善用兵乘虛襲我將何禦之而將軍進屈於敵退無所歸羝羊觸藩羸其角不能退不能進其在茲乎勳不從遂大興師伐上繚其廬江果爲策所襲勳窮蹙遂奔曹公

魏志曰遣將鍾會鄧艾伐蜀蜀將姜維守劔閣鍾會攻維未能拔艾上言請從陰平江出邪徑經漢德陽亭趣涪出劔閣西四百里去成都三百里奇兵衝其腹心劔閣之守必還赴涪則會方軌而進劔閣之軍不還則應涪之兵寡矣軍志有之曰攻其不備出其不意今掩其空虛破之必矣冬十月艾自陰平行無入之地七百餘里鑿山通道造作橋閣山高谷深至爲艱嶮又糧運將匱頓於危殆艾以羶自裹推轉而下將士皆攀木緣崖魚貫而進先登平江

由蜀守將馬邈降諸葛瞻自涪還綿竹列陣相拒大破之
斬瞻及尚書張遵等首進軍至成都蜀主劉禪面縛輿觀
詣軍門降又自劍平百萬人之亂山形
又曰楊阜字義山天水翼人也韋康以爲別駕馬超率萬
餘人攻翼城阜率國士大夫及宗族子弟勝兵千餘人使
弟岳於城上作偃月營與超接戰自正月至八月拒守而
救兵不至超入拘岳於翼殺刺史太守阜內有報超之志
而未得其便外兄姜敘屯歷城阜少長敘家見敘母說前
在翼中時事獻歎悲甚敘曰何乃爾阜曰守城不能守君
亡不能死亦何面目以視息天下乎時敘母慨然勅從阜
計超聞阜等兵起自將出襲歷城得敘母罵之曰若
背父之逆子弑君桀賊天地豈久容汝敢以面目視人乎
超怒殺之阜與超戰身被五瘡宗族昆季死者七人

吳志曰蜀將關羽遣糜芳守南郡羽領兵圍樊吳主遣將
呂蒙屯陸口外倍脩恩厚與關羽結好羽多留兵備南郡
恐蒙有變蒙上疏曰羽討樊而多留備兵必恐蒙圖其後
故也蒙常有病乞分衆還建業以理病爲名羽聞之必徹
備徐以大軍泝江馳上襲其空虛則南郡可不戰而下羽
易擒耳吳主然之蒙遂稱病而還建業羽果稍徹備而悉
衆赴樊城蒙遂發兵逆流而上伏甲於舟使更衣爲商人
以理征棹達曙兼行過羽所置屯戍輒縛之羽遂失驚師
次于南郡襲奪其城羽吏士攻樊城未下聞城以陷而家
屬無恙見待甚於平時無復鬪心稍稍散羽竟爲吳師所
擒荆州遂平

又曰建安二十四年關羽圍曹仁於襄陽曹公遣左將軍
于禁救之會漢水暴起羽以舟兵盡生虜禁等步騎三萬

送江陵唯城未拔權內憚羽外欲以爲己功賤與曹公乞討羽自効權征羽先遣呂蒙襲公安獲將軍士仁蒙到南郡太守糜芳以城降蒙據江陵撫其老弱釋于禁之囚晉書曰王如京兆人也初爲州武吏遇亂流移至宛時諸流人有詔並遣還鄉如等以關中荒殘不願歸征南將軍山簡南中郎將杜襲各遣兵送之而侃期令發如遂潛結無賴少年夜襲二軍大破之又攻陷襄城於此流人諸郡各率其黨攻諸城鎮多殺令長以應之未幾衆四五萬號大將軍後如連年種穀皆化爲莠軍中大飢又曰石勒遣其將石良率精兵五千襲李矩矩逆擊不利郭誦弟元復爲賊所執遣元以書說矩曰去年東平曹嶷西平猗廬矩如牛角何不歸命矩以示誦誦曰昔王陵之母在賊猶不改意弟當何論勒復遣誦塵尾馬鞭以示殷

勤誦不答

又曰張駿爲涼州牧咸和初駿遣武威太守竇濤金城太守張閔武興太守辛巖揚烈將軍宋輯等率衆來會韓璞攻討秦州諸郡劉曜遣其將劉胤來拒屯于狄道城韓璞進度沃干嶺辛巖曰我握衆數萬籍氏羌之銳宜速戰以滅之不可以久久則變生璞曰自夏末以來太白犯月辰星逆行白虹貫日皆變之大者不可以輕動輕動而不捷爲禍更深吾將久而斃之且曜與石勒相攻屠亦不能久也積十七日軍糧竭遣辛巖督運於金城屠聞之大悅謂其將士曰韓璞之衆十倍於吾羌胡皆叛不爲之用吾糧廩將懸難以持久今虜分兵運糧可謂天授吾也若敗辛巖璞等自潰彼衆我寡宜以死戰戰而不捷當無足馬得還宜厲爾戈矛竭汝智力衆咸奮於是率騎二千襲巖于

沃干嶺敗之璞軍遂潰死者二萬餘人面縛歸罪駿曰孤之罪也將軍何辱皆赦之王隱晉書曰祖逖軍大飢進據食犬丘城樊雅遣六十餘人入逃營拔戟大呼向逃逃軍人夜不如何賊多少皆欲散走逃疑非多人但催左右拒之會督護董贍入共討賊賊散走故道出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一十五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一十六

兵部四十七

掩襲下

晉書曰石勒僞推奉晉幽州刺史王浚浚不疑勒於是輕騎襲幽州以火宵行至易水浚督護孫緯馳遣白浚引軍拒勒浚將佐咸請出軍擊勒浚怒曰石公來正欲奉載我也敢言擊者斬乃命設饗以待之勒晨至薊北門者開門疑有伏兵先驅牛羊數千頭聲言上禮實欲填諸街巷使兵不得發浚乃懼或坐或起勒入城升其廳事命甲士執浚立之於前數其罪惡而誅之遂陷幽州

又曰劉裕秉政劉毅爲荊州刺史每多異同之議裕帥兵討之遣裨將王鎮惡先襲至豫章口豫章口去江陵城二十里自鎮惡進路揚聲劉蕃上先是毅稱病表請從弟亮

州刺史蕃爲副毅謂信然不知見襲鎮惡自豫章口捨船步上小將蒯思軍在前鎮惡次之舸留一乙士卒之次也對舸岸上豎六七旗每旗下安一鼓語所留人計我將至城便張嚴令如後有大軍狀又分隊在後令燒江津船艦鎮惡逕前襲城語前軍若有問者但云劉兗州至津戍及百姓皆言劉蕃實上晏然不疑未至城五六里逢毅親將朱顯之與十餘騎從者數十欲出江津問是何人荅曰劉兗州至顯之馳前問蕃在所荅云在後顯之既至後不見蕃而見軍人擔鼓排戰具又遙見江津船艦已被焚燒煙焰張天而鼓嚴之聲甚盛知其非蕃上便躍馬馳去告毅外有大軍似從下上垂已至城江津船悉被火燒矣行命問諸城門鎮惡亦馳進軍人緣城得入門猶未及下關因得開大城東門入城內毅凡有入隊帶甲千餘已得戒嚴蒯思

入東門便北迴擊射堂前軍攻金城東門鎮惡入東門便直西擊金城西門軍分攻金城南門毅金城內東從舊將士猶有六隊千餘人食時就鬪至中晡西人退散及歸降略盡鎮惡入城便因風放火燒大城南門及東門又遣人以詔及赦文并高祖手書凡三篋示毅毅皆燒不視金城內亦未信裕自來鎮惡軍人與毅東來將士或有是父兄子弟中表親者鎮惡命且鬪且共語衆並知劉裕自來人情離懈一更許聽事前陣散潰毅左右兵猶閉東西閣拒戰鎮惡恐慮夜暗自相傷犯乃引軍出繞金城開其南面以退毅慮南有伏兵三更中率左右三百許人開北門突出城於佛寺自縊

梁書曰侯景反陷建業高州刺史李選仕據大臯圖逆召高梁太守馮寶寶欲往其妻沈氏止之日刺史無故不合

召太守此詐君欲爲反耳頃者京師危逼羽檄徵兵遍于郡縣刺史稱疾不赴繕甲治兵今已備矣而更召君往必見留追君兵衆此意可知矣魚不可脫於泉願且勿行遣使譙之曰身病篤謹遣妻傳意并送土物以省之彼聞喜必無防爲君取之如反掌矣寶從之於是沈氏自將千人皆藏短兵步擔雜物唱言賕貨賕音先書報遷仕曰太守馮寶疾篤謹令妻沈氏傳啓并奉土貢以資軍費遷仕大悅出迎沉氏因釋擔出刃大破之遷仕脫身而遁沉氏入據其城盡收其衆

後魏書曰晉王伏羅督高平涼州諸軍討吐谷渾慕利延軍至樂都謂諸將曰若從大道恐軍聲先振必當遠遁若潛軍出其非意無鄧艾擒蜀之計也諸將咸難之伏羅曰夫將軍制勝萬里擇利專之可也遂間道行至大母橋慕

利延衆驚奔白蘭慕利延兄子拾寅走河曲降其一萬餘落

又曰陸侯代人也長安盧永劉超等聚黨以叛世祖詔侯以本官鎮長安使以方略定之於是侯單馬之鎮超聞之欣然以爲無能爲也既至中揚威信示以成敗誘納超女外若姻親超猶自警初無降意侯乃率其帳下往見超觀其舉措超使人逆曰三百人以外適當以弓馬相待三百以內當以酒食相供乃將三百騎詣超超設備甚嚴侯遂縱酒以盡醉而返後謂將士曰超可取乃密選精兵五百人激厲之言至懇切士卒答曰以死從公必無二也遂僞獵詣超與士卒約曰今會發機當以醉爲限侯於是詐醉上馬大呼手斬超將士皆應聲縱擊遂平之世祖大悅徵還轉外都大官

又曰魏使蕭寶夤伐梁賊堰既成淮水濫溢將爲揚徐之患夤於堰上流鑿新渠引注淮澤乃遣將士千餘夜渡淮燒其營聚破賊斬其將軍而還
又曰慕容白曜南征宋以酈範爲副帥次無監宋將申纂憑城拒守議者僉以攻具未周不宜便進範曰今輕軍遠襲深入敵境無宜淹留久稽機候且纂必以我軍來速不在攻守謂方城可憑弱卒可恃此天亡之時也今若外潛威形內整戎旅密厲將士出其不意可一攻而尅之白曜遂潛軍僞退示以不攻纂果不設備於是卽夜部分晨便騰城崇朝而尅

又曰幽州刺史劉靈助以莊帝被爾朱兆所弑遂舉兵唱義諸豪右咸相通結靈助屯於定州之安固兆遣將叱列延慶討之諸將謂延慶曰靈助善於卜占百姓信惑所在

響應未易可圖若萬一戰有利鈍則大事去矣未若選師西入據關拒險以待其變延慶曰劉靈助庸人也天道深遠豈其所識大兵一臨彼皆恃其妖術坐看符馱寧肯勦力致死與吾爭勝負哉如吾計者欲出營城外詭言西歸靈助聞之必信而自寬潛軍往襲可一舉而擒乃出頓城西聲言將還簡精騎一千夜發詰朝造靈助壘戰於城北遂破擒之

後周書曰宕昌羌獠甘作亂逐其王彌定魏遣將史寧討破之甘將百騎走投生羌鞏廉王彌定遂得復位寧以未獲獠甘密欲圖之乃揚聲欲還獠甘聞之復招引叛羌依山起柵欲攻彌定寧謂諸將曰此羌人入吾術中當進兵擒之耳諸將思歸咸曰羌之聚散無常依據山谷今若追討恐引日無成且彌定還得守藩將軍功已立矣獠甘勢

弱彌定能制之以此還軍策之上者寧曰一日縱敵數世之患豈可捨垂滅之寇更煩再舉人臣之禮知無不爲以此觀諸軍不足與計事也如更沮衆寧豈不能斬諸將遂進軍獠甘衆亦至與戰大破之生擒獠甘并執鞏廉王又曰劉亮初從賀拔岳西征常先鋒陷陣以功拜大都督及岳被害亮與諸將謀迎太祖幽州刺史孫定兒據州不下涇秦諸州悉相與應衆至數萬推定兒爲主以拒義師太祖令亮襲之定兒以義兵猶遠未爲之備亮乃將二十騎先豎一纛於近城高嶺卽馳入城中定兒方致酒高會卒見亮衆皆駭愕莫知所爲亮乃麾兵斬定兒首懸首號令賊黨仍遙指城外纛命二騎日出追大軍賊黨大懼一時降附於是諸州皆歸款及太祖置十二軍簡諸將以將之亮領一軍每征討與怡峯俱爲騎將

又曰賀拔岳從爾朱天光討萬俟醜奴宣言遠近日今氣候漸熱非征討之時待至秋涼更圖進取醜奴聞之遂以爲實分遣諸軍散營農於岐州之北百里綱州岳與天光諸軍盡發掩之醜奴乃奔平亭而走岳輕騎急追明日及醜奴於平涼之長坑一戰擒之

隋書曰遂州獠反命將周法尚討之軍將至賊弃州城散走山谷間法尚捕不能得於是遣使慰諭以官號僞班師自行二十里軍再舍潛遣人覘之知其首領盡歸柵聚飲相賀法尚選步數千人襲擊破之又曰李徹從元帥衛王爽擊突厥行軍摠管李充言於爽曰周齊之世有同戰國中夏力分其來久矣突厥每侵邊諸將輒以全軍爲計莫能死戰由是突厥勝多敗少所以每輕中國之師今者沙鉢略悉國內之衆屯據要險必輕

我而無備精兵襲之可破也爽從之諸將多以為疑唯徹
獎成其計請以同行遂與充率精騎五千出其不意掩擊
大破之沙鋒略奔所服金甲潛草中而遁以功加上大將
軍

又曰李安為尚書右丞黃門侍郎平陳之役以為楊素司
馬仍領行軍摠管率蜀兵順流東下時陳人屯白沙安謂
諸將曰水戰非北人所長今陳人依險泊船必輕我而無
備以夜襲之賊可破也諸將以為然安率眾先鋒大破陳
師高祖嘉之詔書勞曰陳賊之意自言水戰為長險隘之
閒彌謂官軍所憚開府親將所部夜動舟師摧破賊徒生
擒虜眾益官軍之氣破賊人之膽副朕所委聞以欣然進
位上大將軍

又曰李密擊宇文文化及精兵良將多有死傷王世充在東

都乘其弊而擊之率步騎二萬營於洛南李密軍於偃師
北世充潛遣二百騎夜伏於邙山自統其眾遲明渡水人
奔馬馳以襲密營密遽出兵以拒之陣未成列兩軍已合
伏兵於北山中乘高而下馳入密營燒其廬舍密見營中
火發因而遁走

又曰煬帝末年群盜起遣將張須陁擊盧明月於下邳賊
連營十餘萬須陁纔萬人力勢不敵去賊六七里立柵相
持經十餘日糧盡欲退謂將士曰賊見兵卻必輕來追我
其眾若出營內即虛欲以千人襲營可有大利此乘危險
誰能去者人皆莫對唯秦叔寶與羅士信皆曰願行於是
須陁委柵而遁使二人分領千兵潛伏於草莽既而明月
悉兵追之叔寶士信馳至其柵柵門閉不得入二人超昇
其樓拔賊幟各殺數人營中大亂叔寶斬關而納外兵因

散縱火焚其三十餘柵煙焰漲天明月奔還須隨卻逐之
大破賊衆明月以數百騎遁去餘皆虜之
又曰李密起兵于雍丘是時河南山東大水死者將半密
將李勣言於密曰今人多阻亂若據得黎陽倉大事濟矣
密乃遣勣領麾下五千人自原武濟河掩襲卽日尅之開
倉恣食一旬之間勝兵二十餘萬人
唐書曰高宗遣將薛仁貴郭待封等伐吐蕃大非川將赴
烏海仁貴謂待封曰烏海險遠車行艱澁若引輜重將失
事機又破賊卽迴不煩轉運彼多瘴癘無宜久留大非川
嶺上寬平足堪置柵可留二萬人作兩柵輜重並留柵內
吾等輕銳倍道掩其未整卽撲滅之矣仁貴遂率衆先行
至河口遇賊擊破斬之所獲甚衆收其牛羊萬餘頭
又曰貞觀初突厥頡利可汗牙於定襄時諸部離散代州

道行軍摠管李靖選驍騎三千徑赴惡陽嶺出其不意擊
之突利驚走靖遂收定襄之地頡利可汗懼退寶鐵山遣
使入朝謝罪請舉國內附又命靖往迎之頡利雖外請入
朝猶持兩端待草青馬肥將踰沙磧其年太宗遣唐儉安
脩仁往頡利牙慰撫之靖揣知其意謂副將張公謹曰詔
使到彼虜必自寬若選精騎一萬資二十日糧引兵自白
道襲之破虜必矣公謹曰詔許其降行人在彼未宜置討
靖曰此兵機也時不可失韓信所以破齊如唐儉等輩何
足可惜督軍疾進師至陰山遇其斥候千餘帳皆俘以隨
軍頡利見詔使大悅不虞官兵之卒至靖軍將逼其牙十
五里虜始覺頡利乃走靖俘斬萬餘級獲口十餘萬得可
汗婦隋義城公主殺之頡利奔吐谷渾西道行軍張摠管
寶相擒之以獻俄而突利可汗來降靖始復定襄恒安故

地開拓北境自陰山已北至於大漠太宗初聞突厥國滅
謂侍臣曰朕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昔國家草創太上皇
以百姓之故稱臣於突厥朕未嘗不痛心疾首志滅凶奴
坐不安席食不甘味今暫舉偏師無往不捷單于款塞恥
其雪乎因大赦天下大酺五日

又曰李愬將襲蔡州先七日使判官鄭澥告師期於裴度
乃以李祐帥突將三千爲先鋒李忠義副之愬自帥中軍
二千田進誠以後軍三千殿而行初出文城柵衆請所向
愬曰東六十里而止至賊境曰張柴圍入之而盡殺其衆
令軍士少息分食繕羈勒兵甲胄發刃鼓弓復建旆而出
是日陰晦雨雪大風裂旗旆馬慄而不能躍士卒苦寒抱
戈僵仆者道路相望其川澤梁徑險夷張柴以東師人未
嘗蹈其境皆謂投身不測初至張柴諸將請所止愬曰入

蔡州取元濟也諸將失色監軍使駐馬哭曰果落祐計中
矣愬不聽促進師其下皆謂其必不還然以從愬之令無
敢爲身計者愬道分五百人斷洄曲路橋其夜凍死者十
二三又分五百人斷朗山路自張柴行七十里比至縣瓠
城夜半雪愈甚城傍有鵝鴨池愬令驚擊之以雜軍聲賊
恃吳房朗山之固晏然無一人知者李祐李忠義持鑊坎
城而先登敢銳者從之盡殺守門卒而發其門留析者以
安之及鷄鳴雪亦止愬以衆入止元濟外宅田進誠續至
乃合衆攻其子城子城防卒及雜役者尚千餘人乘城拒
戰初有告元濟不信又告城陷矣元濟曰是洄曲子弟歸
求寒衣耳及出廳聞愬號令云常侍傳語乃曰何常侍乃
得至此遂操弓挾矢麾其左右奴僕盡乘城而自督戰愬
計元濟猶望董重質來救乃訪家安恤之使其子持書禮

召重質重質見子言城已陷及元濟孤窘之狀又見李祐
怒死已立奇功乃慨然以單騎歸愬白衣叩伏愬前愬揖
登堦以賓禮與之食時田進誠既毀其城外門得甲仗庫
易其器甲明日復薄城焚其南門百姓爭負薪蒿以委之
元濟城上以請罪進誠投梯而下之愬得元濟檻送京師
其申光二州城鎮兵尚二萬餘人相次來降自元濟就執
愬不戮一人其爲元濟執事帳下及府廐之間者使復其
職使之不疑乃屯軍鞠場以候裴度
又曰石雄爲劉沔裨將會昌初回鶻寇天德詔命劉沔爲
招撫迴鶻使三年迴鶻大掠雲朔北邊牙於五原沔以太
原之師屯于雲州沔謂雄曰黠虜離散不足驅除國家以
公主之故不欲急攻今觀其所爲氣凌我輩若稟朝旨或
恐依違我輩捍邊但能除患專之可也公可選驍健乘其

不意徑趨虜帳彼以疾雷之勢不暇枝梧必奔公主亡竄
事苟不捷吾自繼進亦無患也雄受教自選勁騎得沙陀
李國昌三部落兼契苾拓拔雜虜三千騎月暗夜發馬邑
徑趨烏介之牙時虜帳逼振武雄既入城登堞視其衆寡
見羶車數十從者皆衣朱碧類華人服飾雄令謀者訊之
此何大人虜曰此公主帳也雄喻其人曰國家兵馬欲取
可汗公主至此國家也須謀歸路俟其兵合時不得動帳
幕雄乃大率城內牛馬雜畜及大鼓夜穴城爲十餘門遲
明城上立旗張炬火乃於諸門縱其牛畜鼓譟從之直犯
烏介牙帳炬火燭天鼓譟動地可汗惶駭莫測率騎而奔
雄率勁騎追之至殺胡山急擊之斬首萬級生擒五千羊
馬車帳皆委之而去遂迎公主還
又曰黃巢既陷長安時鄭畋帳下小校竇玳者驍敢無敵

每夜卒敢死之士百人直入京師放火燔諸門斬級而還賊人悚駭

呂氏春秋曰齊令章子將攻荆荆令唐箴將拒之與荆人夾泚水而軍章子令人視水可絕者荆人射之水不可得近有芻水旁者告齊候者曰水淺深甚易知荆人所盛守盡其淺者也所簡守皆其深者也使載芻者與見章子因夜奄荆人所盛守殺唐箴也

太公陰謀書武王伐殷兵至牧野晨舉脂燭推掩不備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一十六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一十七

兵部四十八

攻圍上

孫子曰下政攻城攻城之法為不得已脩櫓積輜具器械三月而後成距闔又三月而後已

脩治也櫓大楯也輜輜中推之至城器械者機關攻守摠名輜樓衝衝將不勝其雲梯之屬距闔躡土積高而前以附其城也

忿而蟻附之則殺士三分之一而城不拔者攻之災也

將忿不得攻器而使卒緣城上如蟻緣牆殺士也

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戰拔人之城而非攻毀人之國而非以全爭於天下故兵不頓而利可全此謀攻之法也

不與敵戰而必全得之立勝於天下不頓兵血刃也

又曰不可勝則守可勝則攻

守則不足攻則有餘吾所守者力不足也所以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

吾所攻者力有餘也所以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

因天時地利之變若故能自保固之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動於九天之上也

而全勝也

又曰攻而必取者攻其所不守也守而必固者守其所不

攻也謂攻之善者也故善攻者敵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敵不知其

所攻洩也微乎微乎故能隱於常形神乎神乎故能為敵

司命進不可禦者衝其虛也退而不可追者速而不可及

也卒往攻其虛故我欲戰雖高壘深溝不得不與我戰者

攻其所必救之絕糧道守歸我不欲戰畫地而守之軍不

敵不得與我戰者乖其所之乖振也振其道示以利害使

攻我者以形勢之長疑之我未修壘壘敵人不

左傳曰晉荀吳帥師伐鮮虞圍鼓鼓白狄之別種也巨鼓

人或請以城叛穆子弗許曰或以吾城叛吾所惡也人以

城來吾獨何好焉使敵殺叛人而繕守備圍鼓三月鼓人

請降使其民見日猶有食色姑脩而城軍吏曰獲城而弗

取何以事君穆子曰吾以事君也獲一邑而教民怠將焉
用邑人能事其君我亦能事吾君率義不爽爽好惡不愆
城可獲而民知義所知義所在有死命而無二心不亦可乎鼓
人告食竭力盡而取之克鼓不戮一人以鼓子戴鞅歸鼓

又曰齊高發帥師伐莒初莒有婦人莒子殺其夫已為釐

婦及老託於紀鄆紀鄆莒邑紡焉以度而去之因紡繡連所紡

夜縋而登登緣城登者六十人縋絕師鼓譟城上之人亦譟

莒共公懼啓西門而出七月丙子齊師入紀傳言怨不在大

又曰晉侯秦伯圍鄭晉軍函陵秦軍汎南佚之孤言於鄭

伯曰國危矣若使燭之武見秦師必退佚之孤燭之武公

從之辭曰臣之壯也猶不如人今老矣無能為也公曰雖

然鄭亡子亦有不利焉許之夜縋而出見秦伯
 又曰齊侯曰以此眾戰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
 又曰楚子圍鄭旬有七日鄭卜行成不吉卜臨于太宮
也太宮鄭且巷出車吉示將國人太臨守陴者皆哭
陴兒也皆哭楚子退師鄭人脩城進復圍之三月克之
者告楚窮也楚子退師鄭人脩城進復圍之三月克之
窮故為退師尚不服入自皇門至于遠路
故復圍之九十日
祖牽羊以逆示服為曰孤實不天所祐不能事君使君
懷怒以及弊邑孤之罪也敢不唯命是聽其俘諸江南以
實海濱亦唯命其剪以賜諸侯使臣妾之亦唯命若惠顧
前好
願也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君實圖之
又曰齊侯伐我北鄙圍龍
攻龍也龍人囚之齊人曰弗殺吾與而盟弗聽殺而膊諸城

上也齊侯怒親鼓士陵城三日取龍

國語曰晉獻公見翟相之氛歸寢不寐翟相國名也言有

敵國有善祥也邲叔虎朝公語之遂伐翟相叔虎乘城被羽

己國凶惡也先登羽衣登剋之升其城也

戰國策曰平原君謂馮忌曰寡人欲出兵攻燕何如對曰
 不可夫以秦將武安君公孫起乘十勝之威與馬服子戰
 於長平之下大敗趙師自以餘兵圍邯鄲之城趙以十敗
 之餘收破軍之弊秦罷於邯鄲之下趙守而不可拔者攻
 難而守易也今趙非有十克之威而燕非有長平之禍也
 今一敗之禍未復而欲以罷趙攻強燕強秦以兵承趙之
 弊此乃強吳所以亡而弱越所以霸也故臣未見燕之可
 攻也平原君曰善
 又曰樂羊為魏將而攻中山其子在中山中山之君烹其

子而遺羹樂羊坐於幕下啜之盡一杯文侯曰樂羊以我故食其子之羹賞其功而疑其心

又曰秦攻趙蘇子說秦王曰臣聞王之於民也多聽而時用之是故事無敗也臣聞懷重寶者不夜行任大功者不輕敵是以賢者任重而行恭智者功大而辭順故民不惡其尊世不妬其業秦乃解兵諸侯休天下安不相攻二十九年

史記曰秦末沛公破南陽守齧走保城守宛齧魚張良曰

沛公雖欲急入關秦兵尚衆距險今不下宛宛從後擊彊

秦在前此危道也於是沛公乃夜引軍從他道還更張旗

幟黎明圍宛城三匝黎未明也未明之頃已圍之事畢南

陽守欲自剄其舍人陳恢曰死未晚也乃踰城見沛公曰

臣聞足下約先入咸陽者王之今足下留守宛宛大郡之

都也連城數十人庶衆積蓄多吏人自以爲降必死故皆

堅守乘城今足下盡日止攻士死傷者必多引兵去宛宛

必隨足下後足下前則失咸陽之約後又有彊宛之患爲

足下計莫若約降封其守因使止守引其甲卒與之西諸

城未下者聞聲爭開門而待足下通行無所累矣沛公曰

善乃以宛守爲殷侯封陳恢千戶引兵西無有不下者

又曰武安君白起攻韓拔九城斬首五萬

又周本紀曰古公積德行義國人皆戴之獯育戎狄攻之

欲得財物與之已復攻欲得地與民民皆怒欲戰古公曰

今戎翟所爲攻戰以吾地與民民之在我與其在彼何異

民欲以我故戰殺人父子而君之予不忍焉

漢書李陵傳曰單于急攻陵陵居谷中虜在山上四面射

之矢下如雨

又曰李廣利及郡國惡少年數萬人至貳師取善馬故號
貳師將軍當道小國各堅守不肯給食攻郁城殺傷甚衆
引而還天子聞之大怒使使遮玉關軍有敢入輒斬之貳
師恐益發惡少年及邊騎六萬人伐宛宛汲城外流水於
是遣水工徙其城下水攻之三十餘日宛貴人相與謀遣
人到貳師軍約漢無攻我我盡出善馬貳師許之取善馬
中馬以下三千餘疋

後漢書曰河南賊董憲招誘五校餘賊步騎數千人屯建
陽去昌慮三十里光武親征至番音波去憲百餘里諸將請
進帝不聽知五校乏食當退勅各堅壁以待其弊頃之五
校糧盡果引去帝乃親臨四面攻憲三日大破之
又曰王郎起兵光武自薊至信都使鄧禹發奔命得數千
人令自將之別攻拔樂陽

又曰龐萌董憲反與蘇茂音勃彊合兵三萬急圍桃城光
武時在蒙聞之乃留輜重自將輕騎二千步騎數萬晨夜
馳赴師次任城去桃城六十里且日諸將請進賊亦挑戰
帝不聽乃休士養銳以挫其鋒城中聞車駕至衆心益固
時吳漢等在東都馳使召之萌等乃悉兵攻城二十餘日
衆疲困而不能下及吳漢等到乃率衆軍進桃城帝親自
搏戰大破之

又曰張步據齊地漢將耿弇音揔兵討之張步使其大將費
邑軍音歷下又分守祝阿鍾城弇先擊祝阿自晨攻城未日
中而拔之故開圍一角令其衆得奔歸鍾城鍾城人聞祝
阿已潰大恐懼遂空壁亡去
又曰漢將朱雋與荊州刺史徐璆共討黃巾擊賊帥趙弘
斬之賊餘帥韓忠復據宛乞降司馬張超請聽之雋曰兵

有形同而勢異者昔秦項之際人無定主故賞降附勸以
來耳今海內一統唯黃巾造寇納降無以勸善討之足以
懲惡今若受之更開逆意賊利則進戰鈍則乞降縱敵長
寇非良計也因急攻連戰不尅僞登土山觀之顧謂張超
曰吾知之矣賊今外圍周固內營逼急乞降不受欲出不
得所以死戰也萬人一心猶不可當況十萬乎其害甚矣
不如徹圍并兵入城忠見圍解勢必自出則意散易破之
道也既而解圍忠果出戰僞因擊大破忠之等皆降
又曰曹公破表尚拔鄴進圍壺關令曰城拔皆坑之連日
不能下其將曹仁謂公曰夫圍城必開之所以開其生路
也今許之必死將卒自以爲守且城固而糧多攻則士卒
傷守則曠日持久今頓兵堅城之下攻必死之虜非良計
也曹公從之遂降其城

東觀漢記曰張步都臨淄使弟玄武將軍藍將兵守西安
去臨淄四十里耿弇引軍營臨淄西安之間弇視西安城
小而堅藍兵又精未易攻也臨淄諸郡太守相與雜居人
不專一其聲雖大而虛易攻弇內欲攻之告令軍中治攻
具後五日攻西安復縱生口令歸藍聞之晨夜守城至其
日夜半令軍皆食會明求乞攻西安臨淄不能救也弇曰
然吾故揚言欲攻西安今方自憂治城具而吾攻臨淄一
日必拔何救之有吾得臨淄卽西安孤必復亡矣所謂一
舉而兩得者也且西安城堅精兵二萬人攻之未可卒下
卒必多死傷正使得其城張藍引兵突臨淄更強勒兵憑
城觀人虛實吾深入敵城後無轉輸旬月之間不戰而困
諸軍不見是爾弇遂擊臨淄至日中破之張藍聞臨淄破
果將其衆亡

江表傳曰郭典字君業爲鉅鹿太守與中郎將董卓攻黃巾賊張寶於下曲陽典作圍塹而卓不肯典曰受詔攻賊有死而已使諸將引兵屯東典獨於西當賊之衝晝夜進攻寶由是城守不敢出時爲之語曰郭君圍塹董卓將不許幾令狐狸化爲豺虎賴我郭君不畏強禦轉機之間敵爲窮虜猗猗惠君實邈疆上

英雄記曰表尚使審配守鄴曹操進軍攻鄴審配將馮禮爲內應開突門內操兵三百餘人配覺之從城上以大石擊門門閉入者皆死操乃鑿塹圍迴四十里初令淺水若可越配望見笑而不出操令一夜濬之廣深二丈決漳水灌之自五月至八月城中餓死者過半尚聞鄴急將兵萬餘人還救操逆擊破之尚走依曲漳爲營操復圍之尚懼遣陰夔陳球請降不聽尚還走藍田操復進急圍之尚將

馬迎等臨陣降衆大潰尚奔中山盡收其輜重得尚印綬節鉞及衣物以示城中城中崩沮配審命士卒日堅守死戰操軍疲矣幽州方至何憂無主以其兄子榮爲東門校尉榮夜開門內操兵配猶拒戰城陷生獲配操意活之配意氣壯烈終無撓辭見者莫不歎息遂斬之

魏志曰表紹圍太祖於官渡糧乏問計於賈詡詡曰公明勝紹勇勝紹用人勝紹決機勝紹有此四勝而半年不定者但顧萬全故也必決其機須臾可定太祖曰善乃并兵出圍擊紹紹軍大潰河北平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一十七

出關擊賊軍大敗河北平
其賊於夏河次太時以背以背其
德賊與賊軍八戰賊皆敗賊軍
將攻日夷賊軍大將皆自賊軍
賊軍大將皆自賊軍大將皆自賊軍
賊軍大將皆自賊軍大將皆自賊軍
賊軍大將皆自賊軍大將皆自賊軍
賊軍大將皆自賊軍大將皆自賊軍
賊軍大將皆自賊軍大將皆自賊軍
賊軍大將皆自賊軍大將皆自賊軍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一十八

兵部四十九

攻圍下

王隱晉書曰祖約為豫州刺史胡騎至攻城大戰其日西
風兵火俱攻賊以繩繫鐵鉤擿挽城樓樓柱拔壞又作鐵
鉤擿城登梯得上所挽樓城北角行牆三十步壞約始
大怖使戴洋呼孫叔敖伍子胥卿若使胡奴得城當持白
酒寸脯著卿前急令轉風卻賊當上肥牛日中後風轉下
哺賊退亦不知風偶自轉為能感動
晉書曰趙王倫孫秀為義師所討日蹙乃與秀謀或欲收
餘卒出戰或欲焚燒宮室誅殺不赴已者或欲乘船東走
入海計未決王輿率營兵七百餘人自南掖門入勅宮中
兵各守衛諸門三部司馬為應於內輿自往攻秀秀閉中

書南門輿放兵登墻燒屋秀及左右遽走出左衛將軍趙
泉斬秀等以徇

又曰劉裕率兵伐後秦姚泓後魏遣尉鵝青等步騎十萬
屯河北有數千騎緣河隨晉軍進止時軍人緣河南岸牽
百丈河流迅急有漂渡北岸者輒為魏人所殺掠遣軍纔
過岸即退軍還復來宋武乃遣白直隊主丁旡音率七百
人及車百乘於河北岸上去水百餘步為却月陣兩頭抱
河車置七仗士事畢使豎一白毘仍吏功魏人見數百人
步牽車上不解其意並未動宋武先命朱超石戒嚴二千
人白毘既舉超石馳往赴之並賈大弩百張一車益二十
人設彭排轅上魏人見營陣既立乃進圍營超石先以軟
弓小箭射敵敵以眾少兵弱四面俱發寅薄攻營於是百
弩俱發又遣善射者叢箭射之魏眾既多弩不能制超石

初行別賈大槌并千餘張稍乃斷稍長四尺以槌槌之一
稍輒洞貫三四人魏眾不能當一時奔潰

宋書曰晉義熙五年六月偽燕主慕容超留羸老守廣固
使其廣寧王賀賴盧及公孫五樓悉力據臨朐去城四十
里有巨葭水超告五樓急據之比至為孟龍符所保五樓
乃退大軍分四千兩車為二翼方軌徐行車悉張幟御者
執稍以輕騎為遊軍軍令嚴肅比及臨朐賊騎交至帝命
兖州刺史劉藩荊州刺史劉道憐等陷其陣日向吳戰猶
酣帝用參軍胡藩策襲尅臨朐賊乃大奔超遁還廣固獲
其玉璽豹尾輦等送于都景子尅廣固大城超固其小城
乃築長圍以守之館穀於青土停江淮轉輸
又曰朱循之隨右軍到彥之北自河南迴循之留戍滑臺
被魏將安頡攻圍之糧絕將士熏鼠食之循之被圍既久

母常悲憂忽一旦乳汁驚出母號慟告家人曰我年老非復有乳汁時今如此兒必沒矣魏果以其日尅滑臺囚之又曰宗越爲長水校尉竟陵王誕據廣陵反越領軍馬隸沉慶之攻誕及城陷孝武使悉殺城內男丁越受旨行誅躬臨其事莫不先加捶楚或有鞭其面者欣然若有所得所殺凡數千人改封始安縣子

三國典略曰侯景收其餘衆步騎八百南過小城城人登埤詬之曰跛脚奴景怒攻城拔之殺詬者而去又曰周王思政固守潁川高岳以圍不解陳元康言於齊王澄曰公自匡輔朝政未有殊功雖敗侯景本非外賊潁城將陷願公因而乘之足以取威定業王從之於是親至潁川益發其衆號曰決命夫更起土山王坐於堰上趙道德言於王曰箭頭有鐵不避大王引王帶而下箭集於王

坐之所

梁書曰武帝自襄陽率兵東下至郢州攻未拔蕭穎胄在江陵遣衛尉席闡文勞軍因謂梁武曰今頓兵兩岸不併軍圍郢定西陽武昌取江州此機已失莫若請救於魏與北連和猶爲上策梁武謂闡文曰漢口路通荆雍控引秦梁糧運資儲聽此氣息兵若進魯山必阻河路所謂搃喉若糧運不通自然離散何謂持久鄧元起近欲以三千往定尋陽彼若懼然悟機一酈生亦足脫拒我師固非三千能下西陽武昌取便得耳得便應鎮守兩城不減萬人糧儲稱是卒無所出脫東軍有上者萬人攻一城兩城勢不相救若我分軍應援首尾俱弱如其不遣孤城必陷一城旣沒諸城相次土崩天下大事於是去矣若郢州旣拔席卷泝流西陽武昌自然風靡何遽分兵散衆自貽其憂且

丈夫舉動言靜天步況擁七州之兵以誅群豎懸河注火
奚有不滅豈容北面請救以自示弱彼未必能信徒貽我
醜聲此之下計何謂上策及拔郢城向下城戍無不風靡
遂尅建業
崔鴻十六國春秋日前燕將慕容恪率兵討段龕於廣固
恪圍之諸將勸恪宜急攻之恪曰軍勢有宜緩以尅敵有
宜急而取之若彼我勢均且須強援慮腹背之患者須急
攻之以速大利如其我強彼弱外無寇援力足制之者當
羈縻守之以待其弊兵法十圍五攻此之謂也龕恩結賊
黨衆未離心今憑固天險上下同心攻守勢倍軍之常法
若其促攻不過數旬尅之必矣但恐傷吾士衆當持久以
取耳乃築室返耕嚴固圍壘終尅廣固
又曰燕將呂護據野王陰通晉事覺燕將慕容恪等率衆

討之將軍傅顏言於恪曰護窮寇假合王師旣臨則上下
喪氣必士卒攝魂敗亡之驗也殿下前以廣固天險守易
攻難故爲長久之策今賊形便不與往同宜急攻之以省
千金之費恪曰護老賊經變多矣觀其爲備之道未易卒
圖今圍之窮城樵採路絕內無蓄積外無強援不過十旬
其斃必矣何必遽殘士卒之命而趨一時之利哉吾嚴濬
圍壘休養將卒以重官美貨閒而離之事淹勢窮其贖易
動我則未勞而寇已弊此謂兵不血刃坐以制勝也遂長
圍守之凡經六月而野王潰護南奔于晉悉降其衆
後魏書曰齊神武起義兵於河北時爾朱兆天光度律仲
遠等四將同會鄴南士馬精強號二十萬圍於鄴南韓陵
山時神武馬二千步不滿三萬及兆等圍不合神武連繫
牛驢自塞之於是將士死戰四面奮擊大破兆等

又曰燕鳳字子章代人也少好學博綜經史明習陰陽讖緯昭成以禮迎致之鳳不應聘命諸軍圍代謂城人曰燕鳳不來吾將屠汝代人懼送鳳昭成與語大悅待以賓禮北史曰西魏將王思政守潁川郡城東魏師十萬攻之備盡攻擊之術以潁水灌城陷之思政知事不濟率左右據土山謂之曰吾受國任遂辱王命力屈道窮計無所出唯當効死以謝朝恩仰天大哭左右皆號慟思政西向再拜便欲自剄先是齊文襄告城中人曰有生致王大將軍者封侯重賞若大將軍身有損親近左右皆從大戮都督駱訓謂思政曰公常語訓等但將我頭降非但得富貴亦是活一城人今高相既有此語公豈不哀城中士卒也固共止之不得引決齊文襄遣其散騎常侍趙彥深就土山執手申意引見文襄思政辭氣慷慨涕泗交流無屈撓之容

文襄以其忠於所事禮遇甚厚思政初入潁川士卒八千人及城陷之日存者纔三千人遂無叛者後周書曰武帝建德五年東伐齊六軍攻晉州城帝屯於汾曲齊王憲攻洪洞永安二城並拔之是夜虹見於晉城上首向南尾入紫宮長十餘丈帝每日自汾曲赴城下親督戰城中惶窘庚午齊行臺左丞侯子欽出降壬午齊晉州刺史崔景嵩守城北面夜密遣送款上開府王軌率衆應之未明登城鼓譟齊衆潰遂剋晉州擒其城主俘甲士八千人送關中隋書曰大業中煬帝徵天下驍果之士以伐遼左沈光預焉同類數萬人皆出其下光將詣行在所賓客送至灞上者百餘騎光酌酒而誓曰是行也若不能建功立名當死於高麗不復與諸君相見矣及從帝攻遼東以衝梯擊城

竿長十五丈光昇其端臨城與賊戰短兵接殺十數人賊
竟擊之而墜未及於地適遇竿上有垂緗光接而復上帝
望見壯異之馳召與語大悅即日拜朝請大夫賜寶刀良
馬恒致左右親顧漸密
又曰陳稜大業三年拜武賁郎將後三歲與朝議大夫張
鎮周發東陽兵萬餘人自義安汎海擊流求國月餘而至
流求人初見舩艦以爲商旅往往詣軍中貿易稜率衆登
岸遣鎮周爲先鋒其主歡斯渴刺兜遣兵拒戰鎮周頻擊
破之稜進至低沒檀洞其小玉歡斯老模率兵拒戰稜擊
敗之斬老模其日霧雨晦暝將士皆懼稜刑白馬以祭海
神旣而開霽分爲五軍趨其都邑渴刺兜率衆數千逆拒
稜遣鎮周又先鋒擊走之稜乘勝逐北至其柵渴刺兜背
柵而陣稜盡銳擊之從晨至未苦鬪不息渴刺兜自以軍

疲引入柵稜遂填塹攻破其柵斬渴刺兜獲其子烏槌虜
男女數千而歸帝大悅進稜位右光祿大夫武賁如故
唐書曰武德初宇文化及據聊城淮安王神通進兵躡之
祕書丞徵謂神通曰化及今據聊城華人爲其固守若至
莘卽宜攻取但拔莘縣聊城益懼因而逼之易同俯拾須
以攻具自隨一足威敵二不乏用不然兵至莘城見無攻
具不下如不能尅莘而遠追化及恐亦無功則化及非旬
月可獲華人阻我糧運化及爲之外援恐非計之善者神
通不從軍次莘果不下而退敗
又曰武德中李靖隨河間王孝恭討輔公祏音石賊一軍舟
師三萬頓于當塗柵斷江口傍江築城又遣陸軍二萬據
當塗南路亦造柵自固並蓄力養銳以抗大軍諸將皆云
二軍並是強兵爲不戰之計城柵旣固率不可攻請直指

丹陽掩其巢穴若丹陽既破二軍可不戰而破靖曰公祐
精銳雖在水陸二軍然其自統之兵亦是勁勇二軍城柵
尚不可攻公祐既保石頭豈應易拔若我帥師至丹陽留
停旬日進則石頭未平退則歸路已絕此便腹背受敵恐
非萬全之計然此二軍皆是百戰餘賊必不憚於野戰今
若攻其城柵乃是出其不意滅賊之機唯在此舉靖乃率
諸將水陸俱進苦戰破之二軍悉潰走靖遂率輕兵先至
丹陽公祐餘眾雖多不敢戰擁兵東走並相次擒獲
又曰高祖率眾攻屈突通於河東士卒登城南面者已千
餘人高祖在東原望之而不見會暴雨至鳴角止軍由是
不尅或勸遂攻之高祖曰屈突通習兵而無勇若決戰非
其所長嬰城難以必勝此自守虜耳不足爲虞遂收軍營
於河渚

又曰薛萬均圍梁師都突厥不敢來援諸將見賊城險固
皆有憚色萬均謂之曰城中無氣鼓聲不徹此見敗亡之
候平在旦夕諸君勿以爲憂俄而師都見殺城降

又曰天寶末祿山反尙衡起義兵討祿山以王栖曜爲牙
旗將下宛鄆諸縣軍威稍振進兼衙前摠管復下曹州初
逆將刑超然乘城號令栖曜曰彼可取也一箭殞之城中
氣懾遂下

又曰馬燧自京還太原初田悅新代承嗣統兵恐人不附
已詐示誠款燧上疏明其必反宜先備之其年悅果與青
恒州通謀自將兵五萬圍刑州攻臨洛築重城絕其內外
以拒救兵刑州將李洪臨洛將張仵皆堅守不拔昭義軍
數告急乃詔燧將救臨洛燧軍出崞口兵未過險乃遣人
持書喻悅且示之好悅謂燧畏之十一月師次邯鄲悅遣

使至斬之以徇遣兵擊破其支軍射殺其將成鉉之悅自
攻臨洛遣大將楊朝光將兵萬餘於臨洛南雙崗下東西
列二柵以禦燧燧乃率李抱貞李晟進軍營於二柵之中
其夜東柵走歸悅明日燧進軍營明山取其棄柵以置輜
重悅謂將吏曰朝光守堅柵不下萬人假令燧等盡銳攻
之比數日不能下殺傷必甚吾此必破臨洛賞勞軍士而
與之戰必勝之術也悅乃分恒州李惟岳救兵五千以助
朝光燧率軍攻朝光田悅將萬餘人救之燧乃令大將李
自良李奉國將兵合神策軍據雙崗禦之令曰令悅得過
柵斬朝光及大將盧子昌斬首五千餘級生虜八百餘人
居五日進軍徑戰燧自將銳兵扼其衝口凡百餘合士皆
決死悅兵大敗斬首萬餘生虜九百人得穀三十萬斛器

甲稱是悅收兵夜走邢州

五代周史曰慕容彥超漢祖卽位授澶州節度使檢校太
尉杜重威叛於鄴下以鄆州節度使高行周爲行營都部
署彥超爲副兵至城下二帥不協杜重威之子婦卽行周
之息女也行周用兵持重彥超舉措輕躁彥超欲速於攻
城行周以爲未可彥超乃揚言稱行周以愛女之故惜賊
而不攻行周忿之漢祖聞其事懼有他變以是親征及車
駕至鄴彥超數因事凌迫行周行周不勝其憾嘗一日至
於行宮幕次雨泣告於執政又自掬糞茹於口中聲氣甚
厲聞於御座漢祖深知彥超之曲遣近臣和解行周亦召
彥超於帳中責之兼令首過於行周行周稍解時彥超獨
排群議累請攻城漢祖信之乃親督諸軍四面齊進擄傷
者萬餘人死者千餘人衆議無不歸罪於彥超自是不復

敢言攻城矣

說苑曰田單為齊上將興師十餘萬將以攻翟往見魯仲連子曰將軍之攻翟必不能下矣田將軍曰單以五里之城十里之郭復齊之國何謂攻翟不能下也及攻翟三月不下齊之童兒謠曰大冠如箕長劍柱頤攻翟不能下壘於梧丘於是田單恐駭往見仲連子曰先生何以知單攻翟不能下也仲連子曰夫將軍即墨之時坐則織簣立則杖箠為士卒唱日恐宗廟亡矣故將有死之心無生之氣今將軍東有掖邑之封西有淄上之寶黃金橫帶馳乎淄澠之間是以樂生而惡死也田單明日結髮袒于矢石之間乃引桴而鼓之翟人下之

淮南子曰趙簡子死未葬中牟入齊中牟自入已葬五日襄子起兵攻之圍未合而城自壞者十丈襄子擊金而退

之軍法鼓以進軍吏諫曰君誅中牟之罪而城自壞是天助我何故去之襄子曰吾聞之叔向曰君子不乘人於利不迫人於險使之治城城成而後攻之中牟聞其義乃請降

古司馬兵法曰眾以合寡則追裹而闕合有交兵眾者以寡合對追逐也裹圍也以眾擊寡逐而圍之開其去道無令死戰敵若眾則受裹道而受圍以堅眾心分共四向而受敵則眾以死敵若寡若畏則避之開之為生故能衝逐四出以克勝也敵若寡若畏則避之開之敵家少弱恐懼者則開去道無令為窮殺必死戰也

韓子曰世有三亡以亂攻治者亡以邪攻正者亡以逆攻順者亡清濟濁河足以為限長城巨防足以為塞

管子曰善攻者料眾以攻眾料食以攻食料備以攻備以眾攻眾眾存不攻以食攻食食存不攻以備攻備備存不攻

列子曰楚攻宋圍其城民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丁壯者皆乘城而戰者太半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一十八

昔者日善攻宋圍其城民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丁壯者皆乘城而戰者太半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一十九

兵部五十

拒守上

孫子曰昔之善戰者先為不可勝先諮之廟堂慮其危難然後高壘深溝使兵士然後可勝也練習故敵以待敵之可勝以此守備之固待不可勝在己言守備之固也可勝在敵已見敵有闕漏之形然後可勝也故善戰者能為不可勝已見敵有闕漏之形然後可勝也不能使敵必不可勝已見敵有闕漏之形然後可勝也已若敵曉練道合深為己備故曰勝可知見成而不可為也敵有備也己料見敵形者則勝負可知若敵密而無形亦不可強使為不可勝敗故范蠡曰時不至不可強生事不究不可強成不可勝者守也彼形藏我寡則自守也可勝者攻也敵攻己乃可勝寡我衆故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善守備者務因其山川則可攻故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之阻丘陵之固使不知所攻言其深密藏於九地之下又曰城有所不攻固而多重

又曰倍則攻敵則戰少則守
易曰利用禦寇不利為寇

左傳曰晉侯伐齊齊侯禦諸平陰壘防門而守之廣里夙
沙衛曰不能戰莫如守險晉將范宣子告齊大夫析文子
曰吾知子敢匿情乎魯人莒人皆請以車千乘自其鄉入
既許之矣若入君必失國子盍圖之子家以告公公恐晏
嬰聞之曰君固無勇而又聞是弗能久矣不能久矣齊師夜遁
後漢書曰涼州賊王國圍陳倉左將軍皇甫嵩督前將軍
董卓救之卓欲進赴陳倉嵩不聽卓曰智者不後時勇者
不留決速救則城全不救則城滅全滅之勢在於此也嵩
曰不然百戰百勝不如不戰而屈人之兵是以先為不可
勝以待敵之可勝不可勝在我可勝在彼彼守不足我攻
有餘有餘者動於九天之上不足者陷於九地之下今陳

倉雖小城守固備非九地之陷也王國雖強而攻我之所
不救非九天之勢夫勢非九天攻者受害陷非九地守者
不拔國今已陷受害之地而陳倉保不拔之地我可不煩
兵動眾而取全勝之功將何救焉遂不聽王國圍陳倉自
冬迄春八十餘日城堅守固晉不能拔賊眾疲弊果自解
去

又曰來歙與征虜將軍祭遵襲略陽遵道病還分遣精兵
隨歙合二千餘人伐山開道從番須迴中番須迴中並地名也番音盤武
帝元封四年幸雍通回中道前書晉義曰回中在汧汧今隴州汧元縣也徑至略陽直斬囂
守將金梁因保其城囂大驚曰何其神也東觀漢記曰上
左右怪上數破大敵今得小城何足以喜然上乃悉兵數
以略陽囂所依阻心腹已壞則制其支體也
萬人圍略陽斬山築堤激水灌城歙與將士固死堅守矢
盡乃發屋斷木以為兵囂盡銳攻之自春至秋其士卒疲

弊帝乃大發關東兵自將上隴囂眾潰走圍解於是置酒
高會勞賜歛班坐絕席在諸將之右賜歛妻縑千疋詔使
留屯長安悉監護諸將

又曰大司徒鄧禹西征定河東張宗詣禹自歸禹聞宗素
多權謀乃表為偏將軍禹軍到柁邑赤眉大眾且至禹以
柁邑不足守欲引師進就堅城而眾人多畏賊追憚為後
拒禹乃書諸將名於竹簡署其前後亂着笥中令各探之
笥以竹為之鄭玄注禮記云圓曰篋方曰笥宗獨不肯探曰死生有命張宗豈
辭難就逸乎禹歎息謂曰將軍有親弱在營奈何不顧宗
曰愚聞一卒畢力百人不當萬夫致死可以橫行宗今擁
兵數千以承大威何遽其必敗乎遂留為後拒諸營既引
宗方勒厲軍士堅壘壁以死當之禹到前縣議曰以張將
軍之眾當百萬之師猶以小雪投沸湯雖欲戮力其勢不

全也乃遣步騎二千人反還迎宗宗引兵始發而赤眉至
宗與戰却之乃得歸營於是諸將服其勇

又曰隗囂大將王捷別在戎丘登城呼漢軍曰為隗王城
守者皆必死無二心願諸軍亟罷亟紀請自殺以明之遂

自刎頸死

又曰世祖即位遣宗正劉延攻天井關與田邑連戰十餘

合延不得進邑迎母弟妻子為延所獲東觀漢記曰鄧禹

將兵擊邑情悉得邑母弟妻子後邑聞更始敗乃遣使詣洛陽獻璧馬即

拜為上黨太守

晉書曰陶侃使相宣李陽平襄陽侃使宣鎮之以其淮南
部曲立義成郡宣招懷初附勸課農桑簡刑罰略威儀或
載鉏耒於輶軒或親芸穫於墉畝十餘年間石季龍再遣
騎攻之宣能得眾心以寡弱拒守議者以為次於祖逖周

訪

又曰吳彥爲吳建平太守時王濬將伐吳造船於蜀彥覺之請增兵爲備皓不從彥乃輒爲鐵鎖橫斷江路及師臨境緣江諸城皆望風降附或見攻而拔唯彥堅守大衆攻之不能尅退舍禮之

梁書曰侯景反兵逼建業衆皆兇懼梁將羊侃爲守城督侃僞稱得外射書云邵陵王西昌侯兵已至路衆乃少安賊爲尖頭木驢攻城矢石所不能制侃作雉尾炬施鐵鏃以油灌之擲驢上燒之俄盡賊又東西四面起土山以臨城城中震駭侃命爲地道潛引其土山不能立賊又作登城樓車高十餘丈欲臨射城內侃曰車高塹虛彼來必倒可卧而觀之不勞設備及車動果倒衆皆服焉賊頻攻不捷會侃病死城方陷

又曰蔡道恭爲司州刺史魏圍司州時城中衆不滿五千人食纔半歲魏軍攻之晝夜不息乃作大車載土四面俱前欲以填塹道恭塹內作蒙籠鬪艦以待之魏人不得進又潛作伏道以決塹水道恭載土掩塞之相持百餘日前後斬獲不可勝計魏大造梯衝攻圍日急道恭用四石烏漆大弓射所中皆洞甲飲羽一發或貫兩人敵人望弓皆靡又於城內作土山多作大稍長二丈五尺施長刃使壯士執以刺魏人魏軍甚憚之

陳書曰宜黃侯慧紀鎮荊州隋師濟江慧紀率將士三萬人船艦千餘乘沿江而下欲趣臺城遣南康太守呂肅將兵據巫峽以五條鐵鎖橫江肅竭其私財以充軍用隋將揚素奮兵擊之四十餘戰爭馬鞍山及磨刀澗守險隋軍死者五千人陳人盡取其鼻以求功賞旣而隋軍屢捷獲

陳之士三縱之肅乃遁後周書曰李遷哲天和三年進位大將軍詔遷哲率金上等諸州兵鎮襄陽五年陳將章昭達攻逼江陵梁主蕭巋告急於襄州衛公直令遷哲往救焉遷哲率其所部守江陵外城與陳將程文季交戰兵稍却遷哲乃親自陷陣手殺數人會江陵總管陸騰出兵助之陳人又因水汎長壞龍川寧朔堤引水灌城城中驚擾遷哲乃先塞水又募驍勇出擊之頻有斬獲衆心稍定俄而敵入郭內焚燒人家遷哲自率騎出南門又令步兵自北門出兩軍合勢首瓦邀之陳人復敗多投水而死是夜陳人又竊於城西堞以梯登者已百數人遷哲又率驍勇扞之陳人復潰俄而大風暴起遷哲乘間出兵擊其營陳人大亂殺傷甚衆陸騰復破之於西堤陳人乃遁

又曰太祖以王羆爲荊州刺史進號撫軍將軍梁復遣曹義宗衆數萬圍荊州堰水灌城不沒者數板時旣内外多虞未遑救援乃遺羆鐵券云城全當授本州刺史城中糧盡羆煮粥與將士均分而食之每出戰嘗不擐甲胄大呼曰荊州城孝文皇帝所置天若不祐國家使賊箭中王羆不爾王羆須破賊屢經戰陣亦不被傷弥歷三年義宗方退進封霸城縣公尋遷車騎大將軍又曰王羆華州刺史沙苑之役齊神武士馬甚盛太祖以華州衝要遣使勞羆令加守備羆語使人曰老羆當道卧獾子安得過太祖聞而壯之及齊神武至城下謂羆曰何不早降羆乃大呼曰此城是王羆家生死在此欲死者來齊神武遂不敢攻又曰王思政守潁川兼河南諸軍事東魏太尉高岳行臺

慕容紹宗儀同劉豐生等率騎十萬來攻潁川城內卧鼓
偃旗若無人者岳恃其衆謂一戰可屠乃四面鼓噪而上
思政選城中驍勇開門出突岳衆不能當引軍亂退思政
登城遙見岳陣不整乃率步騎三千出邀擊之殺傷甚衆
然後還城設守禦之備岳知不可卒攻乃多修營壘又隨
地勢高處築土山以臨城中飛梯大車晝夜盡攻擊之法
思政亦作火鑽子筭切因迅風便投之土山又以火箭射之
燒其攻具仍募勇士縋而出戰岳衆披靡其守土山人亦
奔山而走思政卽命據其兩土山置折堞以助防守岳等
於是奪氣不敢復攻齊文襄更益岳兵堰於建反洧水以灌
城城中水泉湧溢不可防止懸釜更炊糧力俱竭慕容紹
宗劉豐生及其將慕容永珍共乘樓船以望城內令善射
者俯射城中俄而大風暴起船乃飄至城下城上人以長

鉤牽船弓弩亂發紹宗窮急透水而死豐生向土山復中
矢而斃生擒永珍思政謂之曰僕之破亡在於畧漏誠卽
殺卿無益然人臣之節守之以死乃流涕斬之并收紹宗
等尸以禮埋瘞

又曰賀若敦率步騎六千渡江取陳湘川陳將侯瑱討之
江路遂斷糧援旣絕人懷危懼敦於是分兵抄掠以充資
費恐瑱等知其糧少乃於營內聚土覆之以米集諸營軍
士人各持囊遣官司部分若給糧者因召側近村民伴有
所訪問令於營外遙見隨即遣之瑱等聞之良以爲實乃
據守要險欲曠日老敦敦又增脩營壘造盧舍示以持久
敦軍數有叛人乘馬投瑱者遂納之敦又別取一馬趣船
船中逆以鞭鞭之如是者再三馬便畏船不上後伏兵於
江岸遣人乘畏船馬以招瑱軍詐稱降附瑱遣兵迎接競

來牽馬馬既畏船不上敦發伏掩之盡殪又湘之人乘輕船載采粟及籠鷄鴨以餉瑱軍敦患之乃僞爲土人裝船伏甲士於中瑱兵見之謂餉船至逆來爭之敦甲士出而擒之此後實有饋餉及亡命奔瑱者猶謂敦之設詐逆遣扞擊並不敢受相持歲餘瑱不能制

北史曰西魏將韋孝寬守玉壁東魏大將齊神武命攻之連營數十里至於城下乃於城南起土山欲乘之以入當其山處城上先有兩高樓孝寬更縛木接之令極峻多積戰具以禦之敵人以樓高不得入遂於城南鑿地道又於城北起土山且作且攻晝夜不息孝寬復掘長塹截其道乃置戰士屯於塹上城外每穿至塹戰士卽擒殺之又於塹外積柴貯火敵人有在地道內者便下柴火以皮韠吹之韠蒲拜切火氣一衝咸卽灼爛城外又作攻車車之所及莫

不摧毀雖有排楯莫之能抗孝寬乃縫布爲幔隨其所向則張設之布旣懸於空中其車音不能壞城外又縛松麻於竿灌油加火規以燒布并欲焚樓孝寬復長作鐵鉤利其鋒刃火竿一來以鉤遙割之松麻俱落城外又於城四面穿地作二十一道分爲四路於其中各施梁柱作訖以油灌柱放火燒之柱折城並崩壞孝寬又隨壞處豎木柵以扞之敵不得入城外盡其攻擊之術孝寬咸拒破之竟以全

隋書曰梁士彥遷熊州刺史後從武帝拔晉州進位柱國除使持節晉絳二州諸軍事晉州刺史及帝還後齊後主親總六軍而圍之獨守孤城外無聲援衆皆震懼士彥慷慨自若賊盡銳攻之樓堞皆盡城雉所存尋仞而已或短兵相接或交馬出入士彥謂將士曰死在今日吾爲爾先

太平御覽 卷三百一十九
於是勇烈齊奮呼聲動地無一不當百齊師少却乃令妻妾軍民子女晝夜脩城三日而就帝率六軍亦至齊師解圍營於城東十餘里士彥見帝持帝鬚而泣曰臣幾不見陛下帝亦爲之流涕時帝以將士疲倦意欲班師士彥叩馬而諫曰今齊師遁衆心皆動因其懼也而攻之其勢必舉帝從之大軍遂進帝執其手曰余之有晉州爲平齊之基若不固守則事不諧矣朕無前慮惟恐後變善爲我守之

又曰郭榮字文護擢爲中外府水曹參軍時齊寇屢侵護令榮於汾州觀賊形勢時汾州與姚襄鎮相去懸遠榮以爲二城孤迥勢不相救請於州鎮之間更築一城以相控攝護從之俄而齊將段孝先攻陷姚襄汾州二城唯榮所立者獨能自守護作浮橋出兵渡河與孝先戰孝先於上

流縱火筏以擊浮橋護令榮督便水者引取其筏以功授大都督

又曰劉弘字仲遠拜泉州刺史會高智慧作亂以兵攻州弘城守百餘日救兵不至前後出戰死亡太半糧盡無所食與士卒數百人煮犀角腰帶及剥樹皮而食之一無離叛賊知其飢餓欲降之弘抗節彌厲賊悉衆來攻城陷爲所害上聞而嘉歎者久之賜物二千段

又曰李景檢校代州摠管漢王諒作亂并州景發兵拒之諒遣劉嵩襲景戰於東城昇樓射之無不應弦而倒選壯士擊之斬獲略盡諒復遣嵐州刺史喬鍾葵率勁勇三萬攻之景戰士不過數千加以城池不固爲賊衝擊崩毀相繼景且戰且築士卒皆殊死鬪屢挫賊鋒司馬馮孝慈司法參軍呂玉並驍勇善戰儀同三司侯莫陳乂多謀畫工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一十九
拒守之術景知將士可用其後推誠於此三人無所關預
唯在閣持重時出撫循而已月餘朔州總管楊義臣以兵
援合擊大破之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一十九

唐書曰乾符中元萬頃從李勣征高麗勣嘗令萬頃作文
檄高麗其語有譏高麗不知守鴨綠之險莫離支報云謹
聞命矣遂移兵固守鴨綠官軍不得入萬頃坐是流于嶺
外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二十

兵部五十一

拒守下

危急

拒守下

唐書曰乾符中元萬頃從李勣征高麗勣嘗令萬頃作文
檄高麗其語有譏高麗不知守鴨綠之險莫離支報云謹
聞命矣遂移兵固守鴨綠官軍不得入萬頃坐是流于嶺
外

又曰李光弼守太原自賊圍城城中張一小幕止宿有急
卽自往救之行至府門未嘗迴頭不復省視妻子賊退後
收拾器械處置公事經三日然後歸家
又曰史思明圍光弼於太原四面重圍十日不解每日使
賊於陣前嫚罵光弼並戲弄城上人光弼使人穿地道以

木撐之賊明日還於舊處立將戲之地道透陷遂把賊腳
曳入地道中光弼得而對衆戮之城中大喜思明知事不
集遂退歸河北

又曰薛愿爲潁川太守本郡防禦使時賊已陷陳留滎陽
汝南等郡方圍南陽潁川當其來往之路愿與防禦副使
龐堅同力固守城中儲蓄無素兵卒單寡自至德元年正
月至十一月賊晝夜攻之不息距城百里廬舍墳墓林樹
開發斬徹殆盡而外救不至賊將阿史那承慶悉以銳卒
併攻爲木驢木鵝雲梯衝棚四面雲合鼓噪如雷矢石如
雨力攻十餘日城中守備皆竭賊夜半乘梯而入而愿堅
俱被執送於東都將支解之或說祿山曰薛愿龐堅義士
也人各爲其主屠之不祥乃繫於洛水之濱屬苦寒一夕
凍死

又曰張巡守睢陽在城中每戰登陴大呼以助威眦血流
面牙齒皆碎城將陷西向再拜曰爲救不至臣智勇俱竭
不能全一城今使逆賊見逼臣死之後願爲鬼與賊爲厲
以荅國恩及城陷尹子奇見巡問之曰聞公每督戰眦裂
齒碎實有之否巡應之曰然子奇曰何以至此曰欲得殺
逆賊遂至於此子奇以大刀剔其口見其存者不過三數
巡因大詬罵子奇責以悖逆損害平人子奇欲存之左右
曰此人必不爲我用又得衆死心不可留故害之

又曰史朝義圍宋州劉昌在圍中連月不解城中食盡賊
垂將陷之刺史李岑計蹙昌爲之謀曰今河陽有李光弼
制勝且江淮足兵此廩中有數千斤麴可屑以食衆計援
兵不二十日當至東南敵衆以爲危昌請守之昌遂被鎧
持盾登城陳逆順以告諭之賊衆甚畏之後十五日副元

帥李光弼救軍至賊乃宵潰光弼聞其謀召置軍中超授
試左金吾衛郎將

又曰元和中鄂岳都團練使李道古攻申州尅其羅城乃
進圍逼其中城城中守卒夜帥婦人登城而呼懸門竊發
分出其衆道古之衆驚亂多爲虜殺

又曰王凝爲宣州黃巢自嶺表北歸大掠淮南攻圍和州
凝令牙將樊儔舟師據采石以援之儔違令凝卽斬之以
徇命別將烏穎代儔赴援竟解歷陽之圍賊怒引衆攻宣
城大將王洵請出軍逆戰凝曰賊忿而來宜持重待之彼
衆我寡萬一不捷則州城危矣洵銳意請行凝卽閱集丁
壯分守要害登陴設備洵果戰死賊乘勝而來則守有備
矣賊爲梯衝之具急攻數月禦備力殫吏民請曰賊之兇
勢不可當願尚書歸欵退之懼覆尚書家族凝曰人皆有

族予豈獨全誓與此城同存亡也旣而賊已退去時乾符
五年也

又曰王栖曜爲常州別駕時江左兵荒詔內常侍馬日新
領滑汴五千人鎮之日新貪暴賊蕭庭蘭乘人怨訴逐之
而劫其衆時栖曜遊弈遠郊遂爲賊所脅進衆蘇州栖曜
因其懈怠挺身登城率城中出攻賊衆大潰

又曰張仵建中初以澤潞將鎮臨洛田悅攻之仵度兵力
不能出戰嚴設守備嬰城拒守賊不能拔累月攻之益急
士多死傷糧儲漸乏救兵未至仵知事不濟無以激士心
乃悉召將卒於軍門命其女出拜之謂曰將士辛苦守戰
任之家無尺寸物與公等爲賞獨有此女幸未嫁人願出
賣之爲將士一日費衆皆大哭日誓與將軍死戰幸無慮
也會馬燧以太原之師至與衆軍合擊悅於城下大敗之

伍乘勢出戰士卒無不一當百圍解以功遷泗州刺史
三國典略曰周獨孤永業恐洛州刺史段思文不能自固
馳入金墉助守尉遲迥爲土山地道曉夕攻戰永業選兵
三百人爲瓜牙每先鋒死戰迥不能尅
又曰臺城未陷侯景又燒大司馬門後閣舍人高善寶以
私金千兩賞其戰士直閣將軍宗思領將士數人踰城出
外灑水久之火滅景又遣持長柯斧入門下斫門門將開
羊侃鑿扇爲孔以槩刺倒二人斫者乃退

又曰陳人侵齊北徐州刺史祖班令不開城門守陴者皆
下街巷禁斷人行鷄犬不許鳴吹陳人莫測所以疑人走
城空不設警備中夜班忽令鼓譟陳人驚散曉復結陳向
城班自臨戰陳人先聞其盲謂不能抗拒忽親見在戎行
彎弧縱鏑怪之遂退時穆提婆憾之不已欲令城陷不遣

救援班軍守百日城竟保全

北史曰梁將吳明徹攻圍海西齊將郎基固守乃至削木
爲箭翦紙爲羽圍解還朝僕射楊愔迎勞之曰卿本文吏
遂有武略削木剪紙皆無故事班墨之思何以相過

墨子曰禽滑釐問曰雲梯攻備已具武力又多爭上吾
城爲之奈何墨子曰多下矢石灰以雨之薪火水湯以濟
之若城外穿地來攻者宜城中掘於井以薄罌內井中使
聽聰者伏罌聽之審知穴處罌內而迎之。呂氏春秋曰
公輸般爲高雲梯欲以攻宋墨子聞之自魯而往裂裳裹
足日夜不休十日十夜而至於郟見荆王曰臣北方之鄙
人也聞大王將攻宋信有之乎王曰然墨子曰臣以宋必
不可得王曰公輸般天下之攻工也已爲攻宋之械矣墨
子曰請令公輸般試攻之臣請試守之於是公輸般設攻

宋之械墨子設守宋之備公輸般九攻之墨子九卻之不能入故荆轲不攻宋墨子能以術禦荆而存乎宋矣博物志曰虜士東里隗責禹亂天下事禹退作三城强者攻弱者守敵者戰城郭蓋禹始也賈誼過秦論曰有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當是時也商君佐之命內立法度務耕織脩守戰之備外連衡而鬪諸侯

又曰然後踐華爲城因河爲池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谿以爲固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任彥昇奏彈曹景宗曰故司州刺史蔡道恭率勵義勇奮不顧命全城守死自冬徂秋猶轉戰無窮亟摧醜虜

危急

韓子曰智伯圍襄子於襄陽決水以灌之城內巢處懸釜

而炊易子食析骨炊

史記曰楚莊王圍宋五月不解宋城中食盡易子而食析骨而炊宋華元出告以情莊王曰君子哉遂罷兵去

又曰齊田單攻聊城歲餘不下魯連乃爲書繫之矢射城中遺燕將書曰今公以弊聊之人距全齊之兵是墨翟之守也食人炊骨士無反心是孫臏之兵也

又曰趙襄子保晉陽三國攻晉陽歲餘引汾水灌其城城不沒者三板城中懸釜而炊易子而食

漢記曰段熲破羌胡明年羌復寇張掖熲下馬大戰弓刀折盡虜亦引退追之晝夜攻擊割肉食雪四十餘日後漢書曰車師王與匈奴共攻耿恭於疏勒城中恭食盡乃煮鎧弩食其筋革

又曰臧洪爲東郡太守爲表紹所圍初尚掘鼠煮筋角後

無所食取草實而食之
魏志曰太祖圍張超於雍丘超言唯臧洪當來救吾衆人
以爲表曹方穆洪爲紹所表用必不敗好招禍洪聞之果
徒跣號泣勒所鎮又從紹請兵馬救超紹不許遂爲太祖
所滅洪由是怨紹紹興兵圍之歷年不下紹忿洪無降意
增兵急攻洪自度不得免呼吏士謂曰表氏無道所圖不
軌且不救洪郡將洪於大義不得不死念諸君無事空與
此禍耳可將妻子去吏士皆垂泣掘鼠煮筋角後無所食
主簿啓內廚米三斗洪使作薄粥衆分齎之殺其愛妾以
食士城中男女七八千人相枕而死莫有離叛城陷紹生
執洪
徐廣晉紀曰霍彪爲賊費黑所隔積百日殺馬燒皮鎧食
之

又曰韓晃蘇碩等攻苑城中飢米一斗萬錢

晉書劉琨赴并州上表曰臣自涉州疆目覩困乏流移四
散十不得存二攜老扶弱不絕於路及其在者鬻賣妻子
生相捐弃死亡委厄白骨橫野哀呼之聲感傷和氣羣胡
數萬周匝四山動足遇掠開目觀寇唯有壺關可得告糴
而此二道九州之險數人當路則百夫不敢進公私往反
沒喪者多嬰守窮城不得薪菜耕牛旣盡又乏田器以臣
愚短當此至難憂如循環不遑寢食
晉中興書曰中宗初鎮江左假郗鑿龍驤將軍兖州刺史
徐龕石勒左右交侵鑿收合荒散保固一山墮宜抗對百
姓飢饉掘野鼠蟄鷺而食之
三十六國春秋曰蜀王李雄攻譙登于涪城無救援登固
守不下士卒皆燠鼠食之一無叛者

